



白瓜藤

□马卫



1972年，哥从祖林寺民办初中毕业，15岁不到，人矮小瘦弱，参加不了生产队集体劳动。父母决定让哥去学木匠，“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嘛。

那年代，农村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穿架斗榫，挑梁柱椽。农民的主要家具和生活用品，也以木、竹、石、陶为主，其中木制品最多，所以学木匠最有前途。

哥拜陈家公社金阳大队的尹绍文为师傅，拜师礼为猪坐臀肉一块，红鸡公一只，面条10斤，鸡蛋100颗。要凑起这些礼品，我们家得节衣缩食半年。

哥有了一只竹制的扁背，放他的工具，有锯子、斧子、墨斗、角尺、凿子、刨子、踩钻、抹钻等。尹师傅雨天或农闲，就带信叫哥去学手艺。我家到尹师傅家要走20里小路。

尹师傅那时30岁左右，人很黑，背还有些佝偻，眼睛细眯，不爱说话。他每次来我家，得好酒好肉招待，我们跟着吃，所以很想他常来。

有一天，哥说尹师傅要结婚了，师母是羌族，六顶山的人。六顶山是崇庆县、灌县、汶川县交界的大山，海拔2000多米。我特别稀奇，因为刚看了哑巴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知道有个蒙古族，这羌族人长得啥样子，真不知道。

哥说：“尹师傅结婚整酒，我们去吃九斗碗，

就看得新娘子。”果然，新娘子长得很有特点，皮肤雪白，嘴唇有点外翘，身体瘦，像根藤子。什么藤？白瓜藤。细长，还有须子吊起。

“白瓜藤”只会很少的汉话，却会喝酒，每桌都来敬一杯，当场干。这点让大伙惊讶，本地女人是不喝白酒的。

尹师傅还有另外一个徒弟豁儿，到六顶山上卖工，“白瓜藤”和父亲在那里放蜂，山上药花多，蜂糖特别好吃。尹师傅胃不好，蜂糖养胃，买蜂糖时认识了“白瓜藤”。“白瓜藤”的汉语说得结结巴巴，但能听懂。

“白瓜藤”勤劳，但没文化，还煮不来我们本地的甑子饭，因为她老家没有田，不种水稻，也就没有大米可吃。她们吃的两大坨：玉麦、洋芋，而且以洋芋为主。尹师傅不得不天天煮饭，好在他父母已过世，仅有一个妹妹，已嫁人，没有任何负担，凭着手艺，日子过得滋润。

哥回家讲，师娘“白瓜藤”对人不错，两个徒弟能吃得饱饭。

在哥还差半年满师的时候，尹家出了大事。那年，上级把五匠（石匠、木匠、泥水匠、篾匠、砖瓦匠）人员集中在公社礼堂办学习班。我哥是学徒，还称不上匠人，所以回家了，而尹师傅得背着铺盖去公社进学习班。

那时，“白瓜藤”正挺着大肚子。尹师傅前脚走，生产队的小偷高光脚板就上门，这

人是本地的害人精，除了大粪，啥都偷。“白瓜藤”在午睡，听见响动起床，提着一把斧子，就去砍高光脚板。人没砍到，自己摔倒了，造成流产。等其他人发现“白瓜藤”时，人已冷了，乌黑的血流了一地。

尹师傅回到家，目睹惨景，当场发疯。发了疯的尹师傅被送进设在温江的精神病院。哥没有了师傅，当然出不了师，至今还是个半吊子木匠。哥说，他不会再拜师，除了尹师傅，他谁也不跟。哥隔三岔五去看尹师傅。那时家里穷，哥想办法给尹师傅送去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或是几颗鸡蛋。

后来，哥一直在外打工，每年寄点钱给尹师傅所在的医院。

尹师傅在1997年去世。哥讲他师傅的死，已没有多少悲伤，很平静。他能做的事，就是把尹师傅和“白瓜藤”埋在一起，坟紧紧挨着，让他们地下好好做夫妻，生孩子。谁也没想到，尹师傅的坟头，长出一根长长的白瓜藤，伸向妻子的坟，把两座坟紧紧连在一起。（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我在眼睛里找春天

□陈国华

春天在哪里
不在树枝上找，不在暖风里寻
我在眼睛里找春天

刚抽芽的柳丝在眼成像
解封的冰河，是一湾秋波
花儿，是未说出口的明媚

如果一眨眼
有桃花落进涟漪
有细雨吻过清晨
连沉默，都带着草芽的嫩

原来，春天不在远方
不在尽情的朗诵中
而在，眼前一亮
那一片温柔之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书架上的灰尘（外二首）

□张守刚

这些灰尘也是文绉绉的
大多数时候根本看不见
只有一小部分通过光
告诉我它们的存在
摆脱泥土的依附
依旧是尘埃的一部分

书架上的文字规规矩矩
站立或者奔跑
都逃不脱灰尘的包裹
但是文字里溢出来的思想
可以飞得更远

头顶有棵苦楝

通过圆溜溜的苦楝果
才认出头顶上方
那棵树是苦楝树
叶子早就落光
挂满小灯泡的枝丫
看上去那么单薄

风一直在摇晃
偶尔有苦楝果不得已落下来
它落在地上的声音
只有怀揣乡愁的人才听得清楚

落在身上的雪

落在羽绒服上的雪
那么轻盈
也许是冷得难受
在寻找暖和的处所
刚刚触碰我的身体
就被撞伤了
它们还是不愿离开

抖一抖身上的雪
让它们第二次的飘落
有了重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养花小记

□周润

养过许多花草，大多不能成活，所以尽量不去养花，只养一些绿萝，有水就行了。

但有多少人能接受生活颜色的过于单调，又有多少人能经得起颜色的诱惑？逛花市时，花堆堆里转一圈，巴不得把每个颜色都来一盆，但明显这样不理智。先生说既然想买，建议买月季，好养，还月月开。于是红的黄的紫的，都跟着我们回家了。

起初，我也是按时浇水的。尽管是春天，阳台还是很晒，我学了点养花技巧，要么一大早浇水，要么太阳落山再浇，以防花儿被晒伤。有时忘了，心里难免紧张，生怕花儿枯萎。有时浇得多了，又怕花儿淹死了。周末出门久一点，回家去阳台瞧瞧，还好，不是太娇气的样子。于是卸下了防备，先是两三天浇一次，后来四五天浇也是常事了。夏天的太阳越发毒辣，去阳台看花浇水成了不常有的事情，几日后枝叶略见憔悴。浇水后，也只能暂时看起来精神一点，但只要还有希望，就不能放弃，这是我的人生信条。于是加大了浇水量，期望它们可以顶住酷暑。一个夏天过去，居然也安

然无恙。秋风渐起时，它们美得清清爽爽，虽没有玫瑰那般馥郁醉人的香气，但努力盛开的样子，让人不得不多看它们几眼，竟发现它们还能换着颜色开花。这是多大的惊喜！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神奇，实属我孤陋寡闻。上网翻阅资料，才知原来月季开花确实会变色：有的春天浅橙，夏天粉白，秋天又变粉红；有的春秋淡紫，夏季偏粉；还有的具有黄、粉等渐变或双色特征。我很少读花的文章，竟如获至宝，实在贻笑大方。还好，我是愿意正视自己的浅薄和不足，自以为不属原则性的错处恰是学习的机会。

真正神奇的事情在后面。

第二年暑假，全家要出去很长一段时间，花只能摆在阳台，没人管了。等回来的时候，叶子和枝干已完全枯萎。我心里有一些内疚，但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为了养花

就不养人了，老老小小更脆弱的花。因为忙，我没空去花市买花，又舍不得扔了花盆，于是就让它们摆在阳台的角落里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第二年春天。

孟春之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已枯萎的其中一盆月季，最低端已变成黄黑色的枝干旁，竟生发出一片新芽——它，死而复生了！我又开始用那些学来的养花技巧疯狂试探，一次性浇透，然后等上好些天都不管它，直到泥土快要变干。新芽一点点长长，长开，终于在黄黑色的枝干上长成了绿色的枝芽。我用剪刀修剪掉枯枝，让它看起来稍微好看一点。它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慢慢地再次成为一盆漂亮的月季。

这次有点不同，它似乎不再需要我太多的照顾，浇水间隔的时间更长了。这一年的夏天还是热，冬天还是冷，丝毫不影响它月月开花，真真应了诗里的话，“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

做人，当和此花一样，即使久旱无甘霖，也要努力生存，充满活力。（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白鹅声里是故乡

□陈维忠

风中，在阳光下，就像是给白鹅系上的一枚枚彩色的勋章，漂亮极了。

一到长着鲜嫩青草的大操场，鹅群欢歌四散，各自扑棱着翅膀奔向草地，细长的脖颈在草丛里灵活地起落，仿佛是一场盛大的食草比赛。不一会儿，看着白鹅颈下的食袋渐渐鼓起来，我们这些放鹅娃，心里便荡起说不清的甜。阳光洒在白鹅的羽毛上，温润平和，空气里飘着清香与欢快的气息。

待鹅群吃足了草，我们又把它们赶到学校内的池塘里洗澡。你瞧它们下水时那股高兴劲儿：有的一头扎进水里，半天不露头，只露个屁股在水面晃悠悠；有的扑腾着翅膀，溅起的水花洒到了塘边的石头上；有的昂着高傲的头，向巡视领地的君主，在水面上画出一圈圈涟漪。池塘里的嘎嘎鹅鸣，与岸边孩子们的欢笑交织在一起，和着池边柳枝的飘舞，构成了一幅活脱脱的“鹅娃欢歌图”。

为了让鹅能吃足草料，我常背着小背篋到城

外田间地头扯青草。虽然路远，可一想到家里那几只可爱的白鹅，那劳累害怕的心理瞬间消散。草丛里的虫鸣，田埂上的野花，背篋里青草的香味，都成了我那段日子独享的风景。

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孩子，对鹅的喜欢也没减过半分。记得儿子5岁那年，乡下亲戚送来两只毛茸茸的小鹅仔，小家伙们喜欢得不行，把它们养在我钓鱼的小鱼篓里，又是喂米，又是添水，可小鹅仔就不见长。没多久，一只没撑住，没了气息；另一只更怪，不吃不喝，竟把自己的毛咬秃了一片。我们没法子，只好把这只可怜的小鹅仔送回乡下。谁能想到，几个月后，亲戚把它送回来时，已经长成了一只会威武的“鹅将军”。它叫声清亮，昂首阔步，活脱脱一副统领三军的气派。儿子高兴得直拍巴掌，直喊“大鹅回来了”。

说起来也真是有缘，我读高中的那段时间，母亲的卤鹅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那时候在老荣昌城区，做卤鹅生意的没几户人家，方圆十里八乡的人，都特意绕到圆门巷去买我们家的卤鹅。当年，用荣昌白鹅做食材的圆门巷卤鹅，可是一块儿响当当的招牌，提起它，谁不夸一句“香”。

如今，荣昌卤鹅走红全国，油亮的卤鹅泛着金光。可我总会想起那些年与白鹅相伴的日子：它们像一串晶莹的珍珠，串起了我童年的欢笑与成长的印记。愿这些曾陪伴我走过温馨岁月的白鹅，带着荣昌的烟火气，继续唱响属于荣昌这座小城的欢歌。（作者系重庆荣昌区仁义中学退休教师）

荣昌卤鹅的香气早已飘遍大江南北，可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荣昌老城的屋檐下，人们与白鹅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爱养家禽，尤其是养上几只白鹅。它们昂首阔步的身影，是街巷里最鲜活的风光。

我们的童年，就是在与白鹅的相伴中度过的。每到放鹅时，几个小伙伴就跟撒了欢的小鸟似的，赶着自家的鹅在圆门巷口会合。十几只白鹅聚成的方阵，浩浩荡荡向老三中校（现永荣中学）操场进发。鹅群迈着整齐的步伐，脖颈高昂，活像一队威武的士兵。我们跟在后面，脚步都带着雀跃的节奏。为了分清彼此的鹅，小伙伴们早就在自己鹅的羽毛上染上了红色、蓝色、绿色等标记。那些斑斓的羽毛在微

